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18年6月18日至7月6日

议程项目9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后续行动和执行情况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人权理事会转递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 E·滕达伊·阿奇乌美依照大会第 72/156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论述了近期令人关切的意识形态转变，以及对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支持和美化。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对人权和民主构成持续挑战，特别报告员回顾了这方面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律框架。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新纳粹团体范围不断扩大，接纳了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而这种扩大趋势对许多种族、族裔和宗教群体构成严重威胁。妇女、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多样化群体及残疾人也成为他们的目标。特别报告员记录了新纳粹主义近期的政治影响和受欢迎程度，这种思想甚至受到一些国家最高级别政治领袖的拥护。她还调查了科技在巩固新纳粹主义及其有害影响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对儿童和青年的作用。最后，特别报告员为今后的研究和磋商提出建议，以便各国更好地了解 and 应对新纳粹主义这一当代祸患。报告员还呼吁民间社会组织组建统一的多元化联盟对抗新纳粹主义。



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新纳粹主义概述.....	3
三. 适用的法律框架.....	5
四. 美化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	6
A. 新纳粹主义广泛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对种族 平等的社会影响.....	6
B. 新纳粹主义近期的政治影响和受欢迎程度.....	8
C. 科技在传播新纳粹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	10
五. 结论和建议.....	12

一. 引言

1. 本报告系根据大会第 72/156 号决议提交人权理事会。大会在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编写一份报告，说明这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做法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提交理事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及其他会议。
2. 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讨论了令人关切的意识形态转变和支持纳粹主义及新纳粹主义的现象。她重点论述了当前新纳粹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重新抬头并得到广泛支持，这些意识形态对犹太人、穆斯林、非洲人后裔、罗姆人、土著人民、妇女、少数民族和族裔群体、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多样化人群以及残疾人构成了严重威胁。依据以往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以及案头研究，特别报告员分析认为，这些表现形式有悖于人权准则，包括平等和人的尊严原则。尽管新纳粹意识形态的起源具有历史特性和地域限制，但它仍然是一个影响到各类人群的当代问题。
3. 根据大会第 72/156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特别报告员计划向会员国和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发送调查问卷，为其提交大会的下一轮报告收集资料并了解各方关于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做法这一问题的意见。报告员尤其欢迎各国举例说明在打击上述现象方面的成功战略和做法。

二. 新纳粹主义概述

4. 纳粹和新纳粹意识形态与国际人权核心原则相互对立。¹《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申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互对待。会员国曾明确声明，任何基于种族差别的种族优越学说，在科学上均属错误，在道德上应予谴责，在社会上是不公正和危险的，种族歧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任何地方均无可辩解。²
5. 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否认种族平等，甚至鼓吹在必要时采取极端暴力³，以实现其压迫和歧视的愿望。这些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护“雅利安人种”的“纯洁”免受被视为野蛮人的其他民族的玷污。反犹太主义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大屠杀期间灭绝犹太人的记忆有力地提醒我们，为什么决不能容忍而必须严厉打击这种意识形态。新纳粹不仅容不得犹太人，也诋毁其他许多种族、族裔和宗教团体，包括斯拉夫人、非洲人后裔和穆

¹ “新纳粹”一词通常指吸收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意识形态的运动和团体。这一范畴内的运动普遍基于阿道夫·希特勒在纳粹德国提出的政治哲学，但其信徒也接受各类其他信仰。

²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序言。

³ Holger H. Herwig, “Geopolitik: Haushofer, Hitler and lebensraum”,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No. 2–3 (1999), pp. 218–241.

斯林。虽然新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反犹太主义、仇视伊斯兰教、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但它同样包含仇视同性恋和歧视残疾人。⁴

6. 虽然阿道夫·希特勒的哲学信条是新纳粹主义的中心主题，但这种意识形态也存在不同的变体。事实上，有些团体强调对历史上受歧视群体的简单仇恨，而另一些群体则侧重于革命性地创立法西斯政治国家。⁵ 新纳粹主义也经常与同样信奉白人至上而视非白人为劣等种族的白人民族主义紧密结合。下文将更详细地讨论新纳粹主义与白人民族主义的联系这一当代重要趋势。

7. 新纳粹主义追随者中的最极端分子认为，种族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因此试图开展训练和自我武装以夺取胜利。这些组织包括拥护激进右翼思想的军事化种族主义团体光头党。一些激进分子怀有这种信念并担心被安全机构渗透，于是发动“独狼”行动，其特点是一小撮人不受主要团体的领导，但利用主要团体的意识形态来实施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特别报告员谨此回顾2011年7月在挪威发生的可怕的恐怖主义事件。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因种族优越论杀害了77人，其中包括69名年轻人。这名杀手明确宣称自己信奉新纳粹意识形态。他发动的恐怖袭击受害者中包括许多挪威白人，这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新纳粹主义威胁到所有民族，而不仅仅威胁受到直接针对的种族和族裔群体。

8. 除了这些极端信徒之外，如今这种意识形态的许多支持者不符合新纳粹的传统形象，他们越来越抛头露面并以此为荣。⁶ 新纳粹还依靠各种形式的流行文化来宣传他们的事业。例如，在禁止纳粹主义和禁止否认大屠杀的国家，音乐成为新纳粹团体的重要工具，用以传播信息和对潜在的追随者施加政治影响。事实上，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和使用传播纳粹思想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举办大型会议和发表公开宣言。

9. 新纳粹主义绝不是新生事物。跨国新纳粹运动的兴起可追溯至1949年欧洲解放阵线在伦敦成立。⁷ 新纳粹附属组织的数量自此迅速增加，新的组织和派别强调这一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地方领导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引进这些思想，新纳粹文化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⁸ 新纳粹组织开始要求种族隔离和驱逐非白人，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这些组织试图创造一种白人优越的意识，将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等群体排除在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纳粹

⁴ Raphael S. Ezekiel, “An ethnographer looks at neo-Nazi and Klan groups: the racist mind revisit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46, No. 1 (2002), pp. 51–71.

⁵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新纳粹”。可查阅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extremist-files/ideology/neo-nazi>。

⁶ 某国支持新纳粹意识形态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包括“头梳‘纳粹’发型、身穿卡其制服和马球衫的年轻人”。Heidi Beirich and Susy Buchanan, “2017: the year in hate and extremism”,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11 Febr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intelligence-report/2018/2017-year-hate-and-extremism#neo-nazi>。

⁷ Jean-Yves Camus, “Neo-Nazism in Europe”, in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Uwe Backes and Patrick Moreau, ed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2011), pp. 231–242.

⁸ 同上，第236页。

主义运动的吸引力逐渐超越了传统的地域界限，吸收了欧洲和北美以外国家的新纳粹组织。⁹

10. 多年来，新纳粹大体上处于主流之外，在互联网或当地的小型私人聚会中寻找避风港。新纳粹组织普遍处于边缘地位，缺乏政治影响力。然而近年来，白人种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世界各地兴起，欢迎对普遍受到新纳粹团体蔑视的特定群体发表仇恨言论，使新纳粹主义的势力越来越大。¹⁰ 媒体报道表明，美洲和欧洲新纳粹分子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而且日益紧密。新纳粹和光头党组织运营的网站不断增多，这种现象有充分理由引起欧洲机构的更多关注和关切。不幸的是，新纳粹主义仍然不仅在美化过去的运动，而且成为了一种当代潮流，在种族不平等方面占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并且正在尽其所能为其种族优越的谬论赢得广泛支持。

三. 适用的法律框架

11. 在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不容忍行为的类似做法方面，特别报告员谨此回顾各国负有以下义务。

12. 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序言所言，各国已明确宣称，任何基于种族差别的种族优越学说，在科学上均属错误，在道德上应予谴责，在社会上是不公正和危险的，种族歧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任何地方均无可辩解。各国已根据《公约》第五条承诺禁止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保证人人享有其中所载各项权利。根据《公约》第四条，对于一切宣传及一切组织，凡以某一种族或属于某一肤色或人种的人群具有优越性的思想或理论为根据者，或试图辩护或宣扬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及歧视者，各国必须予以谴责。根据第四条的规定，各国还已承诺立即采取积极措施，以根除一切煽动或实施此种歧视的行为。最后，第四条还要求各国宣布以下行为均属依法惩处的罪行：传播以种族优越或仇恨为依据的思想；煽动种族歧视；对任何种族或属于另一肤色或人种的人群的暴力行为或煽动此种行为；对种族主义者的活动给予协助，包括筹供经费。

13. 特别报告员还要提醒各国《德班宣言》第 87 条规定，各国负有义务积极采取行动并谴责宣传种族优越论或仇恨思想的组织。

1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保障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的基本权利。重要的是，《公约》第二十条对表达自由这项人权做出了关键性的澄清，即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⁹ 例如，见 Marcos Chor Maio, “Against racism: search for an alliance between Afro-Brazilians and Brazilian Jews in the early 1990s”,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vol. 10, No. 2 (2014). Available at <http://eial.tau.ac.il/index.php/eial/article/view/1009/1044>. Jacqueline Z. Wilson, “Racist and political extremist graffiti in Australian prisons, 1970s to 1990s”, *Howard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vol. 47, No. 1 (2008).

¹⁰ 北美某国白人至上运动中新纳粹团体的增长率最高，达到 22%，数量由 99 个增至 121 个。Camus, “Neo-Nazism in Europe”, p. 238.

15. 在回顾有关法律框架的同时，特别报告员还希望重申，重新解释大屠杀和篡改历史的企图不仅会促使纳粹主义和其他极端意识形态死灰复燃，还会为民族主义和新纳粹的各种表现形式创造适当的土壤。¹¹ 这种修正主义可能属于第四条(子)项禁止的仇恨言论，属于要求各国宣布为可依法惩处的罪行。

四. 美化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

A. 新纳粹主义广泛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对种族平等的社会影响

16. 新纳粹主义如今经常与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等其他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并加强拥护基础。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新纳粹意识形态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得到接受和拥护。仅举一个例子，前任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希腊的报告¹² 中痛惜地表示，新纳粹意识形态和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党正在兴起并成为常态，例如 2010 年进入雅典市议会和 2012 年进入国会的金色黎明党。金色黎明党的领导人和成员公开赞扬纳粹主义和阿道夫·希特勒，否认大屠杀并发布反犹太人和反移民的仇恨言论。

17. 新纳粹主义在当代死灰复燃，这与其范围的扩大密切相关。这一运动涵盖各种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行动网络，尤其是白人民族主义和其他极右翼思想行动，并为其推波助澜。新纳粹主义的范围扩大，变得更容易接近，通过与其他支持种族仇恨和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包括白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结盟，新纳粹组织扩大了影响力。如下文所详述，政治领袖乃至最高层政府官员都令人遗憾地参与了这种扩张。

18. 新纳粹主义势力日前不断巩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同样奉行种族优越和种族仇恨思想的有关团体实施的暴力行为。¹³ 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与新纳粹团体及其附属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有关的反犹太人事件急剧增加。如前任特别报告员指出的那样，近期几起事件的肇事者是希腊¹⁴、爱沙尼亚¹⁵、拉脱维亚¹⁶、保加利亚¹⁷、美利坚合众国¹⁸、乌克兰¹⁹、俄罗斯联邦²⁰和阿根

¹¹ 见 A/HRC/23/24，第 12 段。

¹² 见 A/HRC/32/50/Add.1，第 51 段。

¹³ 人权高专办 2017 年 8 月 16 日发布的新闻稿，“夏洛特镇暴力事件后联合国专家发出警告：美国种族主义势力抬头”。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975。

¹⁴ 见 A/72/291，第 63 至 67 段。

¹⁵ 同上，第 68 至 70 段。

¹⁶ 同上，第 71 至 73 段。

¹⁷ 同上，第 74 至 76 段。

¹⁸ 见 A/70/321，第 57 至 62 段。

¹⁹ 同上，第 63 至 67 段。

²⁰ A/HRC/26/21，第 60 页；特别报告员与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联名信(RUS 2/2014)。可查阅
[https://spdb.ohchr.org/hrdb/25th/Public_-_AL_Russia_20.02.14_\(2.2014\)_Pro.pdf](https://spdb.ohchr.org/hrdb/25th/Public_-_AL_Russia_20.02.14_(2.2014)_Pro.pdf)。

廷²¹ 的新纳粹附属团体。当代的纳粹意识形态在其传统据点中不断壮大，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了原有范畴，对世界各地的种族平等构成威胁。

19. 2018 年 1 月，社交媒体上反犹太人的帖子和否认大屠杀的对话与 2016 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 30%。²² 平均每天有约 550 个帖子使用新纳粹和反犹太人符号，有 108 个帖子否认大屠杀。²³

20. 美国的反犹太人事件增加了近 60%，2017 年共发生 1,986 起反犹太人事件。²⁴ 英国的反犹太人仇恨事件也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7 年共记录事件 1,382 起。²⁵ 德国新纳粹实施的仇恨罪行也有所增加。²⁶ 政府情报部门的报告也显示极右翼暴力罪行增加。²⁷

21. 美国新兴新纳粹团体“Atomwaffen”与最近发生的至少 5 起谋杀案的嫌疑犯有关联。²⁸ 著名的白人至上主义网站“Stormfront.org”（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称之为“互联网谋杀之都”）与 2009 年至 2015 年发生的近 100 起杀人事件有关。²⁹ 2017 年白人至上主义杀人犯与 2016 年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与极端主义有关的 34 起谋杀案中，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了 18 起。³⁰

²¹ 见 A/71/325，第 10 段；A/70/321，第 9 段。

²² 见 www.worldjewishcongress.org/en/news/holocaust-denial-and-anti-semitism-on-social-media-up-30-percent-in-january-2018-compared-to-2016-wjc-report-finds-2-3-2018。

²³ World Jewish Congress, “Anti-Semitic symbols and Holocaust denial in social media posts: January 2018”. Available from the web page in the preceding footnote.

²⁴ Anti-Defamation League, “2017 audit of anti-Semitic incidents”.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resources/reports/2017-audit-of-anti-semitic-incidents>.

²⁵ Community Security Trust, “Antisemitic incidents repor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cst.org.uk/data/file/a/b/IR17.1517308734.pdf>.

²⁶ 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Versfassungsschutzbericht 2016* (Berlin, 2017), pp. 23–24 and 40. Available at <https://www.verfassungsschutz.de/embed/vsbericht-2016.pdf>.

²⁷ Deutsche Welle, “Germany: far-right violence and Islamist threat on the rise”, 4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www.dw.com/en/germany-far-right-violence-and-islamist-threat-on-the-rise/a-39534868.

²⁸ Anti-Defamation League, “Murder and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7: an ADL Center on extremism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resources/reports/murder-and-extremism-in-the-united-states-in-2017>.

²⁹ Heidi Beirich, “White homicide worldwide” (Alabama,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spl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d6_legacy_files/downloads/publication/white-homicide-worldwide.pdf.

³⁰ Anti-Defamation League press release, “ADL report: white supremacist murders more than doubled in 2017”, 17 Jan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news/press-releases/adl-report-white-supremacist-murders-more-than-doubled-in-2017>. See also River Donaghey, “Armed neo-Nazi attempted terror attack on Amtrak train”, *Vice*, 5 Januar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7xewbg/armed-neo-nazi-attempted-terror-attack-on-amtrak-train-fbi-says-vgtrn.

B. 新纳粹主义近期的政治影响和受欢迎程度

22. 特别报告员对于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政治界、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几个国家政治界的势力逐步壮大深表关切。今天的新纳粹团体受到知名民粹主义领袖的鼓励，这些领导者与新纳粹拥有相同的信仰、拥护同样的理论。事实上，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右翼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在一些国家为新纳粹意识形态的普及推波助澜。尽管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许多民族民粹主义领导人³¹正式否认新纳粹思想，但他们仍然表示支持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信条，而这些信条是以类似于新纳粹思想的核心——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为前提的。所有种族优越理论以及根据种族、族裔、民族血统、性取向或相关身份使他人成为替罪羊的做法，都为新纳粹分子提供了便利。即使政府中没有正式吸收新纳粹分子，但其中的极右翼人物依然可以在国家治理和政治话语中渗透相同的意识形态，其危险性堪比新纳粹主义。

23. 如前任特别报告员指出的那样，右翼民粹主义指责族裔、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为本群体的发展而笼络政治精英，以此散布和利用对上述群体的反感情绪。此外，另一位特别报告员也曾指出，北半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处于严重焦虑期，自认为最受到边缘化的人(包括占多数的白人群体中自认为最边缘化者)很容易受到此种反感情绪的影响。为了利用公众对国内局势和自身遭遇的不满、恐慌以及怨愤情绪，右翼民粹分子散步极易煽动民粹主义情绪的观点并推动这种潮流。在这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下面的讲话中描述了这种持续不变的趋势：

民粹主义者使用半真半假和过度简化的方法，这是宣传大师的两把利器，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渠道，可以把思想简化成极小的碎片：口号和推文。在焦虑的人们心中描绘半幅画面，这些人可能面临经济困境或通过媒体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可怖之处。用半真半假的故事撑起这幅画面，再让人们用自然产生的偏见将其补全。加上一些戏剧效果，强调这全是某个特定群体的错，于是发动语言攻击的宣传者及其追随者便感到自己无可指责了。

因此，套路很简单：让本已紧张的人们感到恐惧，然后强调这都是由内部某个危险的外来群体造成的。然后为目标受众提供让他们感到轻松的幻想，而这对另一些人却构成可怕的不公。煽动又熄灭，重复多次，直到焦虑固化为仇恨。³²

³¹ 见 A/HRC/35/41/Add.4，第 51 段。

³² 在和平、正义与安全基金会庆祝仪式上的讲话，2016 年 9 月 5 日，海牙。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0452。

24. 有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表现出愿意与白人民族主义者甚至新纳粹分子结盟。上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总统所依靠的政治平台一贯支持白人民族主义信仰并诋毁种族、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为新纳粹意识形态和行动创造了一个避风港。³³ 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在严肃场合未能严厉谴责美化新纳粹主义的行为。³⁴

25. 在一些不禁止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表现形式的国家，出现了几个新纳粹党派，这些党派对选举发起冲击。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坛出现了奉行新纳粹思想的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已经在选举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有些还获得了立法席位。截至 2017 年 7 月，8 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存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芬兰、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挪威、波兰、斯洛伐克和瑞士，而目前保加利亚执政联盟中有 3 个民族主义政党。³⁵ 据估计，高达 21.4% 的欧洲选民在最近的大选中支持民粹党派。³⁶

26. 总之，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意识形态与右翼民粹主义存在共生关系，它们互为依托。右翼民粹主义者利用这些极端意识形态的语言和核心思想，通过动员这些团体为其投票而获得政治权力。反过来，在民粹主义政客获得主流成功后，白人民族主义和新纳粹思想在社会中得到更广泛的接受。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在看到政府领导人支持他们的事业后受到鼓舞，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平台并招募新成员。

³³ 同上。高级专员在讲话中谴责总统候选人和欧洲其他政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令这个世界更加适合极端新纳粹主义生存。See Jessica Reaves, “White supremacists celebrate Trump’s victory”, Anti-Defamation League, 10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blog/white-supremacists-celebrate-trumps-victory?_ga=2.8537333.1383705201.1522706891-505254518.1522706891); Anti-Defamation League, “ADL deeply concerned over reports of anti-Semitic & hate incidents following election 2016”, 14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news/press-releases/adl-deeply-concerned-over-reports-of-anti-semitic-hate-incidents-following>); Human Rights Watch, “Update: US President Trump’s response to Charlottesville events”, 14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hrw.org/news/2017/08/14/update-us-president-trumps-response-charlottesville-events>); Anti-Defamation League, “White supremacists react gleefully to President Trump’s ‘rogue’ press conference”, 17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blog/white-supremacists-react-gleefully-to-president-trumps-rogue-press-conference>); and Anti-Defamation League, “Anti-Semitic incidents in the U.S. in the wake of Charlottesville rally”, 30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blog/anti-semitic-incidents-in-the-us-in-the-wake-of-charlottesville-rally>).

³⁴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联合国机构批评美国‘政界最高层未能明确抵制种族主义暴力事件’”，2017年8月23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990。人权高专办，“夏洛特镇暴力事件后联合国专家发出警告：美国种族主义势力抬头”2017年8月16日。可查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975。Beirich and Buchanan, “2017: the year in hate and extremism”。

³⁵ 见 <https://timbro.se/app/uploads/2017/07/briefing-timbro-authoritarian-populism-index-2017.pdf>。保加利亚三个民族主义党派是：“阿塔卡”联盟、保加利亚民族运动和拯救保加利亚民族阵线。

³⁶ 同上。

C. 科技在传播新纳粹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

27. 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利用新的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来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观点。³⁷ 事实上，互联网让人们更容易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开展辩论。互联网还为鼓吹种族优越和种族仇恨的群体提供了有效平台，可以传播信息、举办活动和筹集资金。³⁸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匿名功能使人们能够表达在公开场合所否认的观点。³⁹ 此外，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具有互动性，更易于创建虚拟社区，极端主义者可以轻松地向目标受众传播信息。⁴⁰

1. 数字招募，特别是招募青年

28. 新纳粹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招募追随者。据记载，此类仇恨团体的招募工作通常面向易受影响的个人，如独居者和儿童。鼓吹种族优越的团体(包括新纳粹分子)越来越多地将儿童和青年作为招募对象，因为他们往往更易受到影响，可能会感到孤独和边缘化，并渴望获得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⁴¹ 一些新纳粹网站专门为儿童设计，目的是灌输思想。新纳粹网站利用网上的音乐、活动、游戏、“模因”和卡通人物来吸引儿童。⁴² 事实上甚至还有宣传种族优越论和种族仇恨思想的电子游戏。在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的一款游戏中，玩家扮演新纳粹分子，任务是杀死非白人或被新纳粹组织认定为敌人的群体。此外，一些新纳粹网站和论坛载有为儿童编写的篡改历史的课程。

³⁷ 见 A/HRC/26/49，第 18 段。例如，宣扬仇恨的主要论坛“Stormfront”目前已有成员 30 万人。Mark Potok, “The year in hate and extremism”,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17 Febr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intelligence-report/2016/year-hate-and-extremism>. 该网站几年来每年新注册用户约为 25000 人。

³⁸ Francie Diep, “How social media helped organize and radicalize America’s white supremacists”, *Pacific Standard*, 15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psmag.com/social-justice/how-social-media-helped-organize-and-radicalize-americas-newest-white-supremacists>.

³⁹ LaShel Shaw, “Hate speech in cyberspace: bitterness without boundaries”,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vol. 25, No. 1 (2012), pp. 279–304.

⁴⁰ Gabriel Weimann, “Terrorist migration to social media”,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1 (2015), pp. 180–187, at p. 181.

⁴¹ 同上。

⁴² Michael Edison Hayden, “Neo-Nazi website Daily Stormer is ‘designed to target children’ as young as 11 for radicalization, editor claims”, *Newsweek*, 16 January 2018. Available at www.newsweek.com/website-daily-stormer-designed-target-children-editor-claims-782401. See also Julian Baumrin, “Internet hate speech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revisited”, *Rutgers Computer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37, No. 1–2 (2011), p. 230 (“typical methods of attraction include cloaking racist and xenophobic messages within music, games, activities, and cartoon characters”); John M. Cotter, “Sounds of hate: white power rock and roll and the neo-Nazi skinhead subcultur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1, No. 2 (1999), p. 121; James Paul Gee, “Stories, probes, and games”, *Narrative Inquiry*, vol. 21, No. 2 (2011), p. 356; and Phyllis B. Gerstenfeld, Diana R. Grant and Chau-Pu Chiang, “Hate online: a content analysis of extremist Internet sites”,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vol. 3, No. 1 (2003), pp. 29–44, at p. 35.

29.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开展的研究“青少年与社交媒体中的暴力极端主义”解释说，虽然青少年暴力与极端主义宣传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但是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激进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⁴³

2. 将数字平台作为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的场所

30. 除招募外，新纳粹分子和其他仇恨团体还利用数字平台煽动基于种族、族裔、宗教和相关理由的仇恨和暴力。^{44, 45} 现在可以通过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便捷地分享信息，可以说这些平台已经成为最常用于发布仇恨言论、甚至是煽动暴力的场所。在这些平台的推动下，有关遭到新纳粹分子等群体蔑视的人群的有害定型观念在全球传播。在这种定型观念和相关宣传的影响下，针对目标群体的暴力行为变得更易于接受，而且也更易发生。⁴⁶ 此外，新纳粹和相关团体还依靠在线平台策划公共活动和传播相关信息，这些活动包括示威和暴力行为，包括针对某些群体和个人的基于种族、族裔、民族血统、宗教、性别、性取向和相关理由的暴力行为。

31. 如前所述，数字平台目前成为传播种族优越思想的温床。内容最激进的一些右翼媒体信息来源于 YouTube。YouTube 存储了数十亿视频，每月观众人数超过 15 亿。⁴⁷ 它根据用户看过的视频指引他们观看新的视频；因此，观看新纳粹视频的人将被指向类似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新纳粹利用视频来制作虚假影像。⁴⁸ 例如，在某国新纳粹集会的视频中模糊处理了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的画面，以便呈现出某新纳粹分支的强大形象。⁴⁹

⁴³ Séraphin Alava, Divina Frau-Meigs and Ghayda Hassan, *Youth and Violent Extremism on Social Media: Mapping the Research*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7). Available at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6/002603/260382e.pdf>.

⁴⁴ 例如，见 Beirich, “White homicide worldwide” (分析加入鼓吹种族优越意识形态的在线平台与针对目标群体煽动和实施暴力两者之间的关系)；Diep, “How social media helped organize and radicalize America’s white supremacists” (讨论利用社交媒体协调组织有新纳粹分子和其他仇恨群体参加的集会，活动中 1 人死亡、19 人受伤)。

⁴⁵ Beirich, “White homicide worldwide”.

⁴⁶ Kusminder Chahal, *Supporting Victims of Hate Crime: A Practitioner’s Guide*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6)；Danielle Keats Citron and Helen L. Norton, “Intermediaries and hate speech: fostering digital citizenship for our information ag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91 (2011), p. 1437；Travis Morris, “Networking vehement frames: neo-Nazi and violent jihadi demagoguery”, *Behavioural Science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Aggression*, vol. 6, No. 3 (2014), pp. 163–182, at pp. 163–171；and Linda M. Woolf and Michael R. Hulsizer, “Intra- and inter-religious hate and violence: a psychosocial model”, *Journal of Hate Studies*, vol. 2, No. 5 (2003), pp. 5–25.

⁴⁷ Bob Moser, “How YouTube became the worldwide leader in white supremacy”, *New Republic*, 21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4141/youtube-became-worldwide-leader-white-supremacy>.

⁴⁸ Brentin Mock, “Neo-Nazi groups share hate via YouTub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20 April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intelligence-report/2007/neo-nazi-groups-share-hate-youtube>.

⁴⁹ 同上。

32. “推特”已被用作对记者发动袭击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记者依靠“推特”交流信息和发布作品。在最近美国大选期间，260万条推文使用了反犹太语言，浏览次数超过100亿。⁵⁰大量反犹太人的推文发送者认为自己是最终赢得选举的民族民粹主义候选人的支持者。⁵¹这些推文主要针对犹太裔记者和批评该候选人的非犹太裔记者。⁵²

33. 社交媒体平台试图打击新纳粹思想和其他仇恨思想，但面临的挑战是各国禁止仇恨言论的标准不一。有些国家的法律框架保护其他国家禁止的言论，终将成为新纳粹言论的避风港。⁵³因此，许多仇恨组织在美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里托管他们的网站。⁵⁴

34. 尽管社交媒体公司正在按照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关于打击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的第35号一般性建议(2013年)，缓慢地努力管控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⁵⁵但有效应对网上的种族仇恨和不容忍行为，仍有许多工作要做。⁵⁶

五. 结论和建议

35. 毫无顾忌的种族优越极端意识形态(包括新纳粹主义)日渐抬头，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包括消除有可能引发不容忍和歧视行为的经济不平等。与此同时，各国可以采取不同措施，遏制本报告指出的一些趋势，特别是科技对新纳粹主义的辅助作用，以及新纳粹主义对青少年的影响和青少年加入附属团体的问题。需要优先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这两个问题。因此，特别报告员向会员国提出以下建议：

(a) 特别报告员重申各前任报告员提交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这些建议仍然有效而且符合当前形势。她还敦促各国立即采取措施，打击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直接和间接表现形式，包括实施法律制裁；

⁵⁰ Anti-Defamation League, “Anti-Semitic targeting of journalists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19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ssets/pdf/press-center/CR_4862_Journalism-Task-Force_v2.pdf.

⁵¹ 同上。

⁵² 同上。

⁵³ 例如，北美某国的法律框架一直有利于新纳粹和其他鼓吹仇恨言论的团体。Peter J. Breckheimer, “A haven for hate: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implications of protecting internet hate speech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75 (2002), pp. 1493–1528, at p. 1506. Ira Steven Nathenson, “Super-intermediaries, code, human rights”, *Intercultural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8, No. 19 (2013), pp. 96–97.

⁵⁴ 同上。

⁵⁵ Julia Fioretti,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ccelerate removals of online hate speech: EU”, Reut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hatespeech/social-media-companies-accelerate-removals-of-online-hate-speech-eu-idUSKBN1F806X>.

⁵⁶ 见 A/HRC/26/49，第17段。

(b) 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为代表着受当代新纳粹主义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直接影响的各类民众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协助，为其提供组建和维持多元化跨国联盟所需的资源。如前文所述，尽管新纳粹意识形态的起源具有历史特性和地域限制，但它仍然是一个影响到各类人群的当代问题。这一问题影响到不同种族、族裔、宗教群体或有关群体，这些群体应团结起来(包括跨越国界)，打击新纳粹主义；

(c) 根据授权编写本报告的大会第 72/156 号决议，特别报告员谨此重申，大会鼓励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四条持保留意见的国家撤销保留，因为此条规定具有义务性质。她还呼吁各国继续依照国际人权法采取立法步骤，制止发布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对于发布新纳粹思想或其他仇恨言论、或未能谴责其成员发布此类言论的政党或其他组织，各国必须撤回财政资助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若此类仇恨言论意图引发暴力行为，或有合理理由认为它将引发暴力行为，各国必须采取步骤捣毁责任组织；

(d) 各国应提供资源，包括为本任务提供资源，以便开展研究和协商，包括与私营科技和社交媒体公司等利益攸关方协商，以加深国际上对科技如何助长种族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传播这一问题的理解。研究后应提出建议，说明制止新纳粹主义通过网络技术不断扩张的具体步骤；

(e) 各国应提供资源，包括为本任务提供资源，以便开展研究和协商，包括与科技和社交媒体公司以及儿童心理学专家协商，以加深国际上对新纳粹主义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及吸引青年参加新纳粹运动的因素这些问题的理解。开展研究和有关磋商后还应制订防止青少年参与新纳粹主义活动的蓝图；

(f) 各国还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打击影响青年和儿童的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直接和间接表现形式，包括招募他们加入极端主义团体的行为。

36. 为准备向大会提交关于新纳粹主义的下一次报告，特别报告员谨请各国提供资料，说明本报告所述有关新纳粹主义的科技和青年方面的关切和良好做法。报告员将适时发布正式呼吁，邀请各国提供资料。